

巨变时代：社会学面对的棘手问题

——第 20 届世界社会学大会简报

马惠娣

2023 年 7 月 27 日

由世界社会学大会、澳大利亚社会学协会、国际社会学协会联合主办的每四年一届的世界社会学大会 (World Congress of Sociology), 终于在 2023 年 6 月 25 日-7 月 1 日在澳大利亚墨尔本召开。(由于疫情原因 , 原定 2022 年举办)

大会主题：复活的威权主义：宗教、政治和经济新纠缠的社会学 (Resurgent Authoritarianism: Sociology of New Entanglements of Religions, Politics, and Economies)。经由国际社会学协会与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戮力同心，克服各种困难，虽然推迟，但终于在墨尔本隆重开幕。有 6400 人提交了论文与摘要，参与人数空前地高。

本届协会与大会主席萨拉·汉纳非教授在大会致辞中指出：“本次会议的筹备与召开历经了多重挑战与考验，来自冷战的、战争的、极端主义的、分裂主义的、民粹主义的，以及三年疫情大流行等等突发事件，为此次会议增添了各种不确定的因素。”尽管如此，大会组委会历经艰苦卓绝的努力，终于使大会成功举行，考虑到各国各地区情况的不同，大会采取了线下与线上相结合的方式。

本次大会，从社会学的视角将当今时代定位于“危机时代”。伴随威

权主义、民粹主义、仇外心理和种族主义在全球的复活和兴起，它们不仅影响我们的社会，而且影响人类的知识生产，使得社会学家的任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

那么，社会学面临的挑战在哪里？如何找到诊断和抵制复活的权威主义的方法？如何寻求解决宗教、政治和经济相互关系中的新纠缠？如何寻求有效且真实的调查途径？如何与其他学科相交叉？如何分析威权主义、宗教、政治和经济新纠葛的关系？社会学家如何身体力行地参与到复兴公民社会的实践活动中？等等问题成为这次大会讨论的焦点。

社会学创立之始，其奠基者们，诸如孔德、斯宾塞、边沁、穆勒、马克斯·韦伯、卡尔·马克思、埃米尔·涂尔干等等学术大家，一直在探寻社会作为整体，它的结构是什么、基本组成是什么、又如何互构与解构？人们在复杂的社会关系中如何被选择、被塑造、被解放、被压制；“人性”价值何在？因此，社会学方法，注重实证研究、思辨分析、实践观察，既需要对宏大问题的分析判断，也需要对微观系统的充分了解与认真体察。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社会学关注的问题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越来越棘手。

在这个背景下，国际社会学协会（ISA）设立众多的科学研究委员会、工作组和专题小组，每个组织都处理一个公认的社会学专业。这些团体构成了科学研究、智力辩论和专业交流的基本网络。

本次大会，不同专业委员会、工作组和专题小组聚焦于“复活的威权主义：宗教、政治和经济新纠缠的社会学”这一主题展开讨论。

大会组委会分别提供了“口头演讲”、“海报”、“摘要展示”等平台发表大家的成果。为与会者编撰了五百余页的《大会手册》。各国出版商也争相利用这个国际化的大舞台展示社会学领域的新书新作，为大家提供了开阔视野的好机会。

休闲社会学专业委员会组织了十余个专题讨论，其中包括：疫情期间、后疫情时代的休闲、运动与旅游、发展模式的变化，权威主义对休闲性质的影响，全球化背景中的休闲走势等等问题。中国有大约十余位学者参加了会议，参与了不同专题的讨论。

马惠娣提交的文章题目：权威主义如何吞噬了休闲(How Leisure Is Being Swallowed Up by Authoritarianism——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Criticism)，核心思想是：休闲是人的生存、生命和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成为人”与“社会化”的摇篮。在人类第一个文化“轴心时代”，休闲是东、西方圣贤们的重要议题，并共识于是社会文明与进步的源泉。然而，近百余年来，科技至上、资本垄断及消费主义的盛行正成为权威主义代言人，以“身体解放”与“精神自由”作为标榜，让人虚幻于由科技、金钱和消费所编织的各种虚幻的场景中，一方面消解了休闲的价值；另一方面，致使人性和社会陷入无限贪婪与迷茫之中。基于这样的时代背景，本文从文化反省与批判的视角，重温休闲在文化传统中的价值；考察当代权威主义代言人：科技至上、资本垄断及消费主义对人的休闲行为的控制；忧虑没有休闲的世界将给人类带来怎样的结局。Leisure as problem, also leisure as solution”，人类目前所有困境源自“休闲”的祛魅。未来的出路只

有回归休闲。

马惠娣被大会安排主席角色，主持“休闲活动：发展与变化模式”分会场。

浙江工商大学休闲研究中心研究员徐贤飞提交了论文，参加了“休闲和全球住房危机”分论坛，发表了关于“如何建立以休闲活动为纽带的社区生活”报告，她围绕着近些年中国城市化进程加快，传统乡村血缘关系、家族土地等关系被打破后，如何在城市重建一种情感关系，让人们情感有所依归进行展开。对中国正在进行的变化，有学者还专门进行了提问，表示想来中国亲眼看看。

徐贤飞首次参加国际学术论坛，几天的学习讨论，受益良多。尤其是世界社会学大会开放的会议形式，让她颇感兴趣。“来自全球各地的学者发表自己的报告，有兴趣的，推门进去听几句、听几句；没兴趣的，推门出去走人再换一个场次。”她认为，每个学者发言的内容，与所在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情况息息相关。像一些境内发生战争的国家，学者会特别关心战争对老年人、艾滋病患者带来再次伤害。由于社会秩序被打破，羞于启口的老年艾滋病患者更加缺少药物，这个问题关注度很高。而一些发达国家，学者们更关心球赛的安全问题以及视频直播当中隐私侵犯问题。还有一些难民接收国家，会讨论难民人权的伦理问题。

这段日子，正值墨尔本的冬天。但海滨城市的冬天，透露出更多的暖意。徐贤飞说，为期一周的会期，大会所在的墨尔本会展中心的咖啡吧里，从早到晚都坐满了全球各地的学者，聊天、讨论。“坐在一

旁听他们聊天，我觉得与其说学术交流，不如说是各个发展阶段间、各种特色文化间的一次交融机会。”徐贤飞说。

还有几位中国年轻学者与会并参加了讨论。据悉，中国多位学者因为签证问题、请假问题、健康问题、论文未被录取等原因没有参会。总之，每次大会来自大陆的学者数量偏少。

